

唐洪和他的外婆。

外婆不老，我不敢死

□ 廖黑叔叔

当我举起手机，要给这位一百零七岁老人拍照时，震撼的一幕出现了——失忆很多年的老人，缓缓抬起左手，颤巍巍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帽子。

那一刻，我不只是感动。

生命已至暮年，人事早已模糊，她依旧本能地规整仪容，从容面对世间目光。这微小又庄重的一瞬，成了我此行最深的烙印，也让我读懂了一段关于陪伴、坚守与重生的人间暖意。

六月底的大足，暑气悄然漫起。车子驶离城区，向着石马镇先锋村行进，窗外喧嚣市井缓缓退去，铺开一片静美的田野。

此行目的，专程探望曾经的同事唐洪。三年前他正式退休，不久便查出肺癌晚期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常在朋友圈看见他与病魔相持的点滴，那是一场无人喧哗、独自坚守的生命鏖战。今年五月，他发来喜讯，连就医的三甲医院主治医生都称奇迹，各项复查指标显示，他抗癌成功。由衷替他庆幸之余，我想，应该登门拜望浴火重生的他。

车过石马，高德地图显示进入了无名公路。唐洪的居所是一栋落成不久的两层小楼，米黄色墙体衬着黛瓦，静立在满目葱郁之间。他早早在院门口等候，气色远好过我的预想，只是眉宇间沉淀着一份超越年龄的沧桑，也藏着历经生死后的从容淡然。

院落宽敞整洁，让人一见心生欢喜。我们在巨大的遮阳伞下落座。茶，早已沏妥，冷热正好。风扇吹过，暑气尽褪。一白一黑土狗两条，摇尾迎客于先，卧地沉睡于后。高高矮矮数棵黄桷兰，正吐着幽香。这哪里是农村院落！我不禁连声夸赞。放眼四野，飞鸟往来，杳无人踪。寒暄后方知，他家中除了八十三岁的母亲，还住着一百零七岁高龄的外婆。

“一百零七岁？老人家在哪儿？”

“外婆在里屋歇息。”唐洪放轻语调，起身引我向内屋走去。客厅也是他平日练字的书房，宽

大玻璃窗框住大半庭院景致。穿过客厅，我们走进一间采光通透的卧房，推门一瞬，一股清雅淡香扑面而来。桌上，几朵新鲜黄桷兰。

屋内完全打破了我对高龄长者居室的固有印象，没有闷浊气息，不见一丝杂乱，通风干爽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床上被褥叠得方方正正，棱角分明，足见一家人的用心照料。

唐洪母亲正陪着外婆说话。外婆倚坐在窗边木椅上，身形清瘦枯槁，如同被时光细细雕琢风干的木雕塑像。阳光透过窗棂斜斜洒落，在沟壑纵横的面颊投下斑驳光影。老人目光有些失神，并不知道女儿在说什么，静静望向窗外，嘴唇轻轻翕动，似在低声自语。

唐洪俯身凑到老人耳边，抬高声音询问：“外婆，嘴里嚼啥好吃的呢？”老人缓缓转头，浑浊的眼眸定了定神，带着孩童般懵懂含糊的语气答道：“糖。”

唐洪会心一笑，我趁着这份温馨时刻，拿起手机拍下几张暖色照片。他告诉我，外婆大名丁文烈，六岁痛失母亲，十六岁嫁入周家，二十四岁生下女儿，即唐洪的母亲。老人一生心性善良豁达，却逃不开旧时代的命运桎梏，一双裹过的小脚，成了岁月留下最深的印记，畸形脚掌让她一辈子行路艰难。年过百岁之后，更是无法独自走动，日常只能在床榻与轮椅之间挪动。

日暮西垂，山野带着凉意。“早晚吃完饭，我都会带外婆出去走走。”说着，唐洪推出轮椅，小心翼翼将老人抱坐上去，动作轻柔娴熟。他低声叹一句：“外婆，我都快抱不动你喽。”老人望着他，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，笑了。

我们沿着门前乡间小路缓步漫游，道路草木环绕，路面干干净净，不见一片落叶。晚风穿林而过，裹挟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，林间鸟鸣清脆婉转。唐洪推车脚步放得极缓，生怕惊扰这份静谧，让外婆慢慢欣赏暮色风光。老人靠在椅背上，目光望向连绵青山与

渐暗天幕。唐洪时不时抬手，指向田野远山，讲讲庄稼长势，聊聊四季风物，一遍遍复述那些老人早已记不清的陈年旧事。

散步途中，我想起唐洪曾经写下的文字：外婆一辈子裹足，没能走远路看遍山河，往后我就做她的一双脚；她踏不到的路途，我替她走，她看不尽的风景，我陪着她一一见识。纸上笔墨，化作眼前实景，格外动人。

暮色将他推车的背影勾勒得厚重温暖，轮椅上承载的不只是百岁老者，更是他心底最坚实的依靠，一座稳稳立在人间的青山。唐洪说，儿时的记忆里，外婆因为成分不好被批斗，赶场还要背个写有成分的牌牌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即使这样也不见外婆生气。“接受”，就是她的人生哲学。外婆九十岁还在当家，一百岁生活还能自理。唐洪也因此感慨：“于我而言，青山不在远方，外婆，就是我此生最安稳的青山。”他说，离开妻儿告别生活四十年，回到老家回到外婆身边，就有了靠山。

这份亲情本就是一场温暖的生命轮回。年少时，外婆如山，为后辈遮风挡雨，撑起一方天地；待到垂暮之年，晚辈转身化作靠山，做她的双腿与眼睛，替她打量世间万象。血脉反哺，代代相依，是亲情在漫长岁月里最悠长的回响。

一路慢行，唐洪说起自己的生活作息。平常每晚八点便准备休息，夏日天黑得晚，他便把就寝时间调到九点；清晨五点准时起床，为家人熬粥煮蛋，收拾全屋卫生。家门前六百米乡村公路，加上村内三处院落的环境卫生，多年来都由他一人打理。起初早晚拿着扫帚一遍遍清扫，不放过一片落叶；后来改用吹风机打理路面，刮风下雨从不间断，整整三年多，日日坚持。

“旁人总觉得天天扫地干活辛苦，可只有我自己明白，我收获的远比付出更多。”他一边推着轮椅一边轻声诉说，清扫道路时呼

吸着新鲜空气，看着洁净路面，内心满是踏实；邻里一句道谢、一声认可，便能抚平病痛带来的压抑。被人需要的价值感，一点点驱散心底的阴霾。

除此之外，他还坚持着一件小事：村里不通客运班车，乡亲赶集多靠步行，他驾车出门时，无论亲疏远近，遇见徒步赶路的村民，都会主动停车免费捎带一程。

“这事看着和抗癌康复没关系，却是我稳住心态的良药。善意从来都是双向的，给旁人行一点方便，自己心里坦荡安稳，心情舒畅，就不会胡思乱想，被负面情绪困住。”

他坦言，这些年一同抗癌的病友，已有一二十位陆续离世。这位曾被医学判定癌症晚期的人，闯过生死关口，没有困在病痛恐惧里自怨自艾，反倒扎根乡土，在劳作与行善之中寻到心灵自愈的力量。他说，对抗重症，三分靠医学治疗，七分靠自身心态；负面情绪是康复最大阻碍，劳动让人内心安定，释放善意能收获温暖，心底常怀温柔，生命自然会生出源源不断的自愈力量。

折返家中时，小楼灯火亮起，厨房里飘出饭菜香气。寻常农家的夜晚，因为百岁老人与抗癌重生的主人，多了一层不平凡的暖意。我又想起叠得棱角分明的被褥，桌头暗香浮动的黄桷兰，这份细致温柔，根植于心底那句朴素执念：外婆不老，我不敢死。

在唐洪心里，外婆永远是那座不会老去的青山。青山尚在，他便不敢轻易倒下。这份“不敢”不是懦弱胆怯，而是超越生死的责任与深爱。

离开时，我仿佛懂了，生命的奇迹，不只是化验单上好转的指标。真正的奇迹，是人看透生命脆弱无常之后，依旧心怀善意温暖周遭，以责任与挚爱对抗虚无，活出坚韧与光芒。

（廖黑叔叔，本名廖伟，重庆市新闻传媒作协副主席，重庆晨报原副总编辑。资深媒体人，组织策划报告文学四获中国新闻奖）